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盜女

呂牧，字季羣，江都人。武世家也。生時，母夢一美少年擐甲戴胄，手持雙戟，揖而言曰：「我漢時呂布也。今將誕生君家，其善視之。」逕以戟撞母腹，大驚遽醒，即覺腹痛，頃之，產一男，廣頰豐頰，狀殊岐嶷。母因向人緬述夢兆，父聞之，以為不祥，曰：「是非保家之子也。」及長，膂力絕人。好馳馬試劍，尤善使槊，能於百步外飛槊擊人，百不失一。性善怒。有犯之者，輒欲刃人腹。曾在金陵觀武試，上下江諸士畢集，武會元陸梅舫為教習師，集眾廣場，演試各技，並請眾前角力，自詡行盡天下，無與抗手者。陸喜舞劍，揮霍縱橫，盤旋上下，久之但見劍光，不睹人體。眾咸鼓掌稱贊，謂得未曾有。

劍收人見，從容謂眾曰：「有肯前來較藝，能出我上者，願奉百金為壽。」几上陳二巨錠，燦然眩目。眾莫敢應。生奮然進曰：「某雖不才，願一角優劣，何如？」陸見其體狀魁偉，知非凡流，因問：「刀劍拳棒，君將何擇？」生曰：「請一一角之。苟有一不如君者，非夫也。」及兩相交手，各得平等。生再請鬥力，指廟門外石獅曰：「君能舉之否？」陸曰：「能。」以雙手持之，環行一巡，觀者皆喝采，稱為神力。生笑曰：「是何難哉！」以左右手挽兩獅，捷行廣場中如飛，頃之放下，東西各易其處。眾舌撝不得下。陸下拜曰：「君真天人也。甘居下風，願以兄事。」命從人持百金贈生。生一笑卻之，掉臂竟去。

旁有一翁，虬髯燕頤，前問生姓氏。生具告之。邀生至酒樓，三酌而別，謂生曰：「他日如行山東道上，有相犯者，乞道賤名，當可相見。」於胸前出一三角小旗畀生曰：「遇時以此示之。某複姓諸葛，字仲仁。齊魯以北，無不知有弟者。」偕生下樓，翁僕已控騎來，策馬絕馳，其去若駛。生歸，置旗於行篋中，初不以為意。是科登武解元第。

明春公車北上，皆以第一人獲捷。都中人士，皆仰生名，贈綈投，殆無虛日。出京遄歸，取道濟南。行經荒野，林木蔽虧，眾謂此間恐有伏莽。生方抵掌雄談，笑謂：「鼠輩何足慮！」按轡徐行，自鳴得意。忽聞空中鳴鏑聲，一矢鏗然著車上，車夫股栗不敢前。生縱馬入林，瞥見四五人驟馬馳至，各以器械奔生。生仗劍敵之，眾刀有若流星掣電，總不離生之前後左右，方知為勁敵。林中復有數人突出，將車輛行李，盡驅以去，速若馳。四五人者見去已遠，致聲「孟浪」，相繼馳去，忽焉已渺。

生回顧同行諸人，嗒然若喪，宛如木雞。歎曰：「作老娘三□年，今日竟倒鑾嬰兒矣！」因令眾且回逆旅，「我當匹馬往追之。」疾行三□里許，山路崎嶇，松杉叢雜，馬不得前。方踟躕間，見四五人者騎驢而回，謂生曰：「君呂季羣耶？幾誤乃公事。君昔日好友特囑迎君。君同行者亦將俱至矣。」遂下騎為生執鞭，或推之，或挽之。

須臾，已抵一甲第，棖栊崢嶸，宛同閬闕。閽者人報，主人即已出迓。視之，乃去年酒樓中虬髯客也。執手慰勸，倍言渴慕，並曰：「君殆忘余昔日之言耶？若非見篋中小旗，則將交臂失之矣。」遂延生登堂，重行相見禮。特開筵款生。山中賓朋畢集，排日為歡，連環轟飲。

數日，生辭欲行。虬髯客曰：「知君未婚。余有一女，願供箕帚；將來臨陳殺賊，亦可少助指臂。」生囁嚅不敢答。虬髯客曰：「若論女貌，當亦不讓紅綃、碧玉一流人。」因傳語內堂，裝女出見。頃之，環佩聲鏘，麝蘭香溢，一女子已亭亭至前。諦視之，秀容奪目，媚眼流波，天人不啻也。由是生意遂定。即擇吉期，成嘉禮焉。卻扇之夕，儀態萬主，燈下視之，尤覺豔絕，伉儷之篤，有若漆膠。生日在山中，無可消遣，惟以書史自娛。屋後有小園，花木繁綺，池石清幽，生日登陟其間。或偕女覓句聯吟，敲棋讀畫。

一日，獨出散步，從石洞出，渡一小橋，則有一軒在焉。軒中陳設俱備，鼎彝古雅，筆硯精良。几上有憚帖四冊，題曰「倩珠女史清玩」，知為女之書室。近窗膽瓶中供梨花一枝，清芬四襲。懸一楹聯，云：「寶劍有時思出匣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。」乃女所自書，筆致娟秀，不讓南田也。生方擬再觀，而女已從旁室入，笑曰：「郎亦在此耶？」生贊女文事之妙。女笑曰：「郎亦解彈琴乎？」爰解壁間所懸古琴，為弄數曲，其聲清越以長。彈既竟，女又笑謂生曰：「郎但言妾之文事，而不言武備，豈以弓馬刀槊非妾擅長乎？」即於錦囊中出一古劍，示生曰：「此歐冶子所遺也。」上有七星，以應象緯。劍甫脫匣，秋水凝神，寒霜斂鏗。女舞於中庭，若宜僚之弄丸，頃刻間，萬丈寒光，逼人毛髮。生曰：「卿具此妙手，何患不摧堅折銳哉？」

是夕，女獨歸房，屏去侍婢，背燈兀坐，歛■不樂。生斜倚女肩，問女曰：「卿必有心事，抑何愁思乃爾？」女曰：「君以臚唱第一人獲登侍從之班，榮亦極矣，恩亦至矣，致身功名，當思自奮。此盜窟也，安可久居？郎其速作歸計，妾願相從。」生疑虬髯遣女為偵探者，因歎曰：「卿言亦是。然大丈夫來去當光明磊落，丈人待我厚，是以不忍遽離，終思得當以報，然後行。」女乃嘿然不言。

居兩月餘，有來報某顯者休致歸田，挾重資出京，可邀而劫也。然有保鑣者二人，皆擅絕技，計前日所遣四五人尚可力敵；保鑣者有一女子，頗能劍術，非女公子親往不可。」虬髯乃令倩珠從而呼季羣佐之。旋遇之於燕齊交境。因近廬市，遙綴焉；甫臨荒僻，伏猝發。生挾彈先驅，眾咸辟易。女子躍馬擬生，劍不及生者寸許。生轉伏馬腹下避其鋒，劍忽折為兩，蓋女從旁發丸救之也。連發九丸，一中女子額，始逸去。生縱身飛立馬背，向空擲槊，二保鑣者皆殞。悉括其輜重，從容邁返。既歸，張燈開宴，特斟三巨觥屬生曰：「一以慶子之功，一以餞子之行，一祝子他日為好官。」生立盡之。眾知生有歸意，咸來勸飲，獻酬交錯，罄無算爵。

生與女味爽即發，初抵里門，親申咸來問訊，——蓋同行者先歸，傳生為盜所殺，今知其無恙，爭相慶賀。或有詢女居里者，生飾詞應之。出資營建室廬，煥然一新。

生後官至江西提督。偶以閱操過鄱陽湖，忽上游有艨艟數艘，截流而下，金鼓齊鳴。方驚以為盜船，戒具以待。既近，則見盛服坐於首者，虬髯也。不期而見，彼此歡然。虬髯逕過生舟，揖生曰：「君今貴矣。尚憶老夫乎？」生執子婿禮甚恭，言：「女日夕思慕甚切。闊別□餘年，雁杳魚沈，能不令人想殺！」虬髯曰：「別後山中頗獲安居。前歲中秋，招眾賞月，轟飲無不沈醉。忽聞門外馬嘶人沸，列炬若晝，一女子率眾官軍斬關逕入，但見火光中指揮殺人，頭顱紛落，我竭生平伎倆敵之，終不能勝，九劍悉被收去。彼劍鋒已將及我，幸得汝師舊劍囊蒙首，奪門奔出，回望舊巢，已在灰燼中矣。」生聞言，亦為歎惋不已。因問女子何人。曰：「其貌絕美，額有癍痕。」生恍然有間，曰：「此必保鑣女子也，來報昔仇耳。」遂詢今將何往。曰：「將至海外覓曠土，為扶餘國王矣。」呼酒與生痛飲。酒酣，解胸前寶石一串，五色具備，光怪陸離，曰：「以此貽倩珠卿存記念。」踉蹌登己舟，揚帆鼓浪而去，轉瞬已杳。